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

第四集

精忠柏史

鄭五自署



精忠柏史劇

鄭烈著

卷一 隆替所繫。

(一)再復荆襄。

地點：依舊。

時間：宋理宗嘉熙四年十月某日。

劇中人：趙夫人，及其媳（孟之經之妻）。

布景：廳中婆正坐，媳坐於側。

婆：

你公公自端平三年出成黃州，我也入山養靜，不問世事，迄今五年多了。昨日我方自山中還，這幾年來時政怎樣？你快說與我知。

媳：

公公之出成，在於端平三年春間。端平年號，只用三年，改爲嘉熙，今是嘉熙四年了。公公既至黃州，便曾陣浚隍，蒐訪軍實。時金亡，邊民來歸的，日以千數。公公皆厚加賑貸，且建屋三萬間以居之。又慮軍民雜處不便，乃因高阜，築齊安鎮，准二砦，以之專居諸軍。

婆：

聞朝中以前帥蜀的崔與之有治績，自其乞歸廣州，屢徵皆不起。乃就拜廣東安撫，會軍亂，他肩輿登城，叛兵皆俯伏聽命而散。上訪以政事，他上疏道：「天生人才，自足供一代之用，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忠實而有才者上也；才不高，忠實存者次也。用人之道，無逾於此」。然召爲相兼樞密使，竟辭不至，未免太不負責了。

媳：

國家興亡，人皆有責，此惟真儒知之。若號爲「賢者」的本朝陋儒，則只知獨善其身，而於國家興亡，類多漠不關懷的，與之便是其中的一人，他所論用人的標準，或足爲後世法。然因他也是道學之徒，

故其心目中所謂君子，不過如兩鼎之流罷了。人才必培養之有方，而後足用。道學之徒則不惟未曾培養，且反敗壞之。時至今日，尙得謂人才足用嗎？夫人有才者，固不必有識；而有識者，亦不盡有才。有識而短於才，不失爲君子，許翰便是其人；有才而昧於識，則縱不爲小人，也必害事與小人無異。康王初立，成敗在於甘棗中原與否。黃賊主南逃而棄之，乃素號爲「君子」的張慤許景衡輩，竟力贊之。其先慤且曾附汪賊，以尼張所，而害忠定。及忠定逐，翰獨乞留之，忠定果留則中原必復；中原未復，則翰之功豈在有才者之下嗎？故所謂忠實，必有識的忠實而後可。忠實而無識，所爲就不免誤謬，其禍國便與小人等了。趙鼎陳康伯之徒，不都是個絕好的例證嗎？故嚴格地說：若輩只能謂之庸懦，並不得謂之忠實。若有識的忠實，則應名爲「忠哲」，而非僅「忠實」了？哲則明，非有識者，不足以當此字。不曰「忠哲」而曰「忠實」，此閻荅輩，所以接踵於今也。

端平元年十二月，蒙古雖遣王檄來問：「何爲敗盟」？然初未責我以臣禮事之，尙與昔日之金不同。使鄭清之而爲范蠡，不當用綏兵計，姑與之和，而亟備戰，以制之嗎？乃雖以程芾爲通好使，差其往報，而不授以要領。卒至兵端重啓，其禍國之罪，曾何以異於神姦巨憝的史賊呢？

是的，蒙古主因議和不得要領，遂遣其子闊端（清改庫騰）等分道南犯，從此與它，便成敵國了。其將侵唐州，全子才便棄城走。時真德秀已死，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，其位雖低於首相六階。而却以之兼全國統帥，名曰「督視軍馬」，出鎮江州。以舉國所託命的惟一最高統帥，乃以最低之執政充之。這是重視軍事的嗎？再論其人，則一學究也。用學究統舉國之兵，以抗曠古最强的胡人——蒙古，果有幸嗎？幸甫二旬，復召之還，不然富平符離之敗，便重見了。

果欲決戰，也應以你公公居其位，以制強敵，學究豈足當此重任？

關端圍沔州，知州事高稼拒之爲所殺。進圍青野原，利州統制曹友聞道：「青野乃蜀的咽喉，不可失的」。亟率兵馳援，卽解其圍。敵軍擣大安，友聞又馳救，破其衆數萬，遂扼仙人關守之。

婆：

媳：

婆：

婆：

媳：

婆：

媳：

婆：

友聞是彬的裔孫，這可洗曹泳附櫓之污了。

趙范繼史嵩之帥襄陽，以北軍（以軍中多爲亡金降將，故曰北軍。）劣將王晏李伯淵等爲腹心，朝夕酣狎，民訟邊防，一切廢弛，旣而南北軍交爭。（南軍乃屯襄之固有軍隊）范失於撫馭，於是晏及伯淵遂焚襄陽城郭倉庫，相繼降敵。襄陽自岳忠武收復以來，生聚繁庶，城池高深，甲於邊陲，至是城中官民，尙四萬七千有奇，財粟在庫的，約有二十萬。軍器二十四庫，金銀鹽鈔，尙不在內。亂作，南軍將李虎等，乘火大掠，所積一空。乃只削范三秩，而不誅之。蓋鄭賊曾爲其塾師，故力庇之。鄭賊之罪，尙可原嗎？

北軍中大將樊文彬，本是你公公最得力的部將。你公公平一國還，朝中乃反奪其猛將精兵，悉以留付趙范鎮襄陽。而召你公公入統侍衛馬軍，及出戍黃州，故部從的也很少，舉措這樣顛倒，安得不釀大亂？

本朝鑒於陳橋之變，故以：「兵無常帥；帥無常師」爲制。陋儒還讀道：「上下相維；內外相制，雖欲謀叛，勢有不能」。其防武人如此。所以岳忠武及公公摧敵受降，雖動至數萬。而其軍之兵額，至多總不過二三萬，就是這個緣故。公公公平一國還，反被內調，也無非姑其威望，爲軍民所歸。留之襄陽，怕生不測的。如不奪其將及兵，以之他隸。而隨其入朝，那未輦轂之下，不大可憂嗎？唉！

岳忠武部將如張憲牛皋楊再興梁興等，尙久隸於麾下不改。你公公的部將呢？如攻離金砦之役，則有盧秀，執黑旗率衆入砦，敵尙不知其爲我軍。秀乃據巷道縱火，掩殺之幾盡。楊青等則馳抵其軍帳，王建逕入帳中，斷敵將之首還。及擣馬磴，樊文彬攻其前門，成明等邀截西路，其敗逃之敵，皆爲明伏兵所獲。一日間三戰三克，丁順等又乘勝破默侯里砦。後攻柴潭，敵飾妖姬置於陣前，以惑我軍，也爲魯莽的張禕所殺。而馬義趙榮於破蔡時，也建有奇功。張子良斬武天錫，其英勇更過於王剛。然這些人，朝廷皆以久隸於你公公，非趙氏一姓之福，而分散之他處。故此後幫他的另是一班人了。我家的武舅

，瑛叔，璋叔，經兒，及王堅，張順，劉全，賀順，張潛，曹文鏞，譚深，于德興，伍思智，張舉，金鐸，劉義，楊鼎，張謙，張漢英，任義，張德，艾忠孝，王瑞，李得，王令，張祥，楊全等二三十人，幸都可用。不然亦何所措其手足呢？

媳：

除自己親人外，也仗著公公知人善任，才有這麼多的人才。襄陽既亂，不久隨即陷落，這要地便拱手送與敵人了。可是鄭賊還以與范，同「召禍啓釁」的趙葵爲淮東制置使，兼知揚州。而滅一國還的公公，則要一步一步的還轉呢！

婆：

端平三年九月以大雷雨，免左右相鄭清之裔行簡，我雖在山中却曉得的。不以「召釁喪師」，免鄭賊之相，而以「大雷雨」免之，不迂謬得可驚嗎？可是還說是邇大儒程朱之說，能「畏天變」呢！

媳：

是月曹友聞與敵軍血戰於陽平關，一軍盡沒。敵遂長驅入蜀，關端至成都。四川之地，幾全陷了。關端又入文州，知州劉銳通判趙汝彛乘城搏戰，踰月援兵不至，皆死之。軍民感其義，同殉者數萬。時敵已起史嵩之帥淮西，敵兵來犯，詔公公率兵援之，公公乃以張順爲先鋒先渡江，而自以全師繼之。時敵分兩路，一攻復州，一犯枝江監利，編筏窺江，公公兵少，乃變易旌旗服色，循環往來。夜則列炬照江，數十里相接。又遣武舅與戰，且親往節度。遂破敵二十四砦，遷民二萬而歸。嘉熙元年以功封隋縣男，除京西湖北安撫副使，兼知江陵府，遷鄂州諸軍都統制。

婆：

這真所謂「急則抱佛脚」，使沒有敵禍，你公公便如畢將軍那樣，廢而不用久了，那能畀以這樣重任？

媳：

然以擎天浴日之功，階猶不過一「軍都統制」，今上之劣，豈讓康王嗎？是時抗敵的，有二人可紀：一爲杜杲；一爲邱岳。岳守眞州，敵兵來犯，岳部分嚴明，守具周悉，敵兵薄城輒敗，岳乘勝戰於胥浦橋，以強弩射敵，並設三伏，儲礮石於西城待之，敵至伏起礮發，殺其驍將，又選勇士襲之，焚其廬帳，敵始遁去。

杜果怎樣呢？

婆：

時敵勢猖獗，舒斷光三州皆已失，敵乃合三州之力進攻黃州，別將萬文勝禦之不利，公公親率師

入城來援。軍民喜道：「吾父來，城不致陷了！」公公乃駐帳城樓，指畫戰守。斬戰不力者四十九人，敵不能克，卒全其城。今上嘉其功，賜以金盃，公公益以白金五十兩，分頒將士。時我軍苦戰彌月，病傷者相屬。公公遣醫療治而親撫之如家人，士皆感泣。

婆：

這是效岳忠武所爲的。只我居此，不能照李夫人那樣救死扶傷，育孤恤寡，未免有愧了。

媳：

嘉熙二年以公公兼江陵都統制，公公因將士賞典未頒表辭，上始頒賞將士，而陸公公爲京湖制置使，兼知岳州。公公至鎮，席不暇煖，即遣張潛復鄂州；賀順復荊門，劉全戰於家門樊城，郎神山，亦以捷聞。三年春又遣曹文鏞復信陽；劉全復樊城，而自率兵擣襄陽，力戰而後克之。遷樞密都承旨，制置使如故，惟移知鄂州。全又遣將譚深復光化軍，息蔡壯士，亦以地來降，乃籍爲「忠衛軍」，置之麾下。

婆：

但杜果怎樣？你始終未說吓！

媳：

敵攻黃州不下，遂移師以攻安豐。杲爲知軍，繕完守禦，敵以火礮焚樓櫓，杲隨陷隨補。敵以死士來攻，杲募善射者，專射其目。敵填壕爲二十七壩，杲分兵扼壩，殊死戰。會驍將呂文德來救，併力禦之。敵不得逞，引去，於是淮右始安。不過呂文德是勇而不義，一如王貴的。

婆：

可是杜杲邱岳二人，似可抵得張憲牛皋兩將軍了。

媳：

史嵩之於嘉熙二年二月，陞參知政事，出駐鄂州，督視京湖江西軍馬，他以公公兼其督府參謀。時喬行簡又起爲相，以李宗勉與嵩之同爲參知。敵衆號「八十萬」圍廬州，杜杲禦之。敵築壩高於城樓，杲以油灌草，即壩下焚之，皆爲煨燼，乘勝力戰，敵敗走。其在淮河者，亦爲我伏於要害的精銳所扼，不能進，也退去了。

婆：

其功真也不小！

媳：

公公之受詔收復荆襄，實嵩之力主之。公公道：「必先得郢，然後可以通饋餉；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」。遂指授諸將方略，發兵深入，皆克之。襄陽果隨而收復，因上疏道：「襄樊爲根本之地，今百戰而後復之。非甲兵十萬，不足分守要害。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；孰若保此全勝？上兵伐謀，此不爭之爭也」。乃更以襄郢來歸的忠壯之士，置「先鋒軍」分守之。

婆：

媳：

此役，比岳忠武 襄漢之戰尤難。以彼時僞軍多；金軍少。此時之敵，則全爲精銳的蒙古軍！三年春上以喬行簡爲少傅，平章軍國重事，李宗勉爲左相。史嵩之爲右相，兼督江淮 四川 京湖軍馬。公公諜知敵又遣其大將塔海，帥衆號「八十萬」來犯。策其必道施黔，以擣湖湘。乃請粟十萬石，以給軍餉。以兵三千屯峽州；而施州 歸州，亦各屯千人。命瑛叔，以精銳五千屯松滋，爲夔聲援。遣于德興守萬戶谷（歸州之隘口也）又增置營砦，分布戰艦。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。敵自萬州（今爲縣，屬四川）來攻，環伯時知峽州，公公遣將助其迎擊於大壩砦（秭歸縣西北），捷於巴東，夔始獲全。公公遂分兵入蔡，火敵積聚。四年進封子，授寧武軍節度使，除四川宣撫使，兼知夔州。招勇壯士之三千五百人，號「寧武軍」，令璋叔領之，於是兵益精了。

婆：

岳忠武曾爲京湖宣撫使，而他今亦爲四川宣撫使了。然非嵩之主之於上，則不可得，嵩之之於他，真像兩鼎之於岳忠武！

媳：

是的，公公諜知敵積船材於順陽，即潛兵襲而焚之。又以來降的回鶻人，籍爲「飛鵲軍」。以番將 艾忠孝領之。釐蜀政之弊，爲條班諸郡縣。且言：「不擇險要立砦柵，則難責兵以衛民；不輯流離安耕種，則難責民以養兵」。乃立賞罰，以課殿最，俾諸州奉行之。因軍中無宿儲，乃大興屯田，調夫築墟，募農給種。首秭歸，尾漢口，爲屯二十，爲莊百七十，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，上嘉之，特詔褒獎。

婆：

我聞他曾創南陽竹林 兩書院，以處襄漢 四川流寓之士，確嗎？

媳：

確的，公公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。庭芝訓農治兵，選民之壯者，雜軍中教之。期年民皆能知戰守，善馳逐。無事則耕；敵至則戰。公公下其法於所部行之。公公本邃於易學，於易之六十四卦，各繫以詞四句，名曰：「警心易贊」。故時人交稱爲「悅禮樂，敦詩書」的儒將。

婆：

這也差足與岳忠武比擬了！

媳：

公公未入蜀前，請建死節的先烈之祠於岳陽，詔賜祠額曰：「閔忠」，歲時致祭。三軍莫不感奮。其入蜀，又守禦周備，隱若長城。於是功業日盛；威望日隆。蒙古畏之，以公公在，終難得志於我，乃又遣王檄來，欲與我和。時當國的爲喬行簡、李宗勉，竟置不理，致檄以憂卒。他雖仕於敵，尙幾微心乎故國。不無可取吓！

婆：

這也很像靖康中張邦昌、吳玠當國時，粘罕遣使求賂，邦昌等以勤王兵大集可恃，拘其使而不與，於是粘罕遂分兵犯京師。庸臣誤國，先後一轍。乃無識者，猶稱喬李二人之賢，真是皮相之見！

媳：

今年四月召嵩之還朝，以杜杲爲沿江制置使，兼知建康府。昔岳孫公子珂爲淮東總領時，杲曾隸於其下。因議事不合欲辭去，孫公子示以舉狀道：「我將舉君，狀已具了」。杲不爲動，終欲辭。孫公子怒，再三勸之，他也不顧。其行誼如此，故能有所樹立。

婆：

孫公子深於「性理之學」，猶不能抑其「意氣之怒」。則談「性理之學」，絕無價值，可以見了！上月喬行簡死；李宗勉亦繼卒，於是嵩之獨相。道學之徒所目爲「君子」的如杜範等五六人，以與其不合，紛紛外遷。於是若輩交詆其「專」，必欲乘隙，攻而夫之。不知相之「專」的，無過武侯。以後主賢劣，非「專」不得行其志也。今上之爲人，能愈於後主嗎？則欲內修外攘，非「專」能達嗎？嵩之誠只可以爲善可以爲惡的中人。然其爲京湖制帥，則奏破蔡滅金之績；而出督視軍馬，又有克荆復襄之捷。進而經略四川，績效亦著。其功雖盡出於公公，然非他信任公公，久而不替，公公能這樣暢行其志嗎？

婆：

這真是的，不見當年岳忠武欲以兼轄淮西之軍，併率北伐，以截敵僞之交。頑聞之，力爭於逆權，致以淮西之軍，直隸督府，而釀鄧瓊之變嗎？以這往事看，則嵩之賢於頑遠矣。乃道學之徒，徒以他曾開罪於若輩，而詬之曾狗彘之不若，豈其然嗎？〔幕落〕

(二)雖稱其盛爲三王以來所未有，猶欲過之，才志可知。

地點：依舊

時間：宋理宗淳祐十一年十二月某日。

劇中人：孟之經及婦。

布景：

廳中夫婦對坐而談。

之經：

我自先君見背，病廢於家，迄今五年了。蒿目時艱，憂心如禱。幸有同心之婦，互相慰藉，不然有何生趣？

婦：

嘉熙年號，用了四年，而改爲淳祐。公公是淳祐六年九月薨的，其先六年即嘉熙四年十月，我與婆兩人，曾在此討論時事，去今不覺十一年，時光真過得快。

之經：

史嵩之自擢爲相，即爲一般陋儒所攻。謂其：「深姦擅權」，然怎樣「深姦」？則未指實。若論擅權，則若輩但知尊君，其君即爲狗彘所不如者，權亦不容假之於相。使武侯生於今日，也必早爲若輩攻去了。抑尙不僅今日，互宋之一代，莫不如是。不見李忠定嗎？忠定不是武侯再世的嗎？乃頑浚等偏攻其「專擅」，則武侯雖生於今，能爲若輩所容嗎？不問其所爲之是非，而惟嫉其「專」與「擅」，何足以論政？

婦：

今上只知推崇朱熹而詆毀荆公，淳祐元年詔道：「孔子之道，自孟軻後，不得其傳。至我朝周敦頤、張載、程頤、程顥出，千載絕學，始有指歸。中興後又得朱熹精思明辨，使孔子之道，愈益昌明。其從祀孔廟，以示崇獎」。又以：「王安石謂：天命不足畏；祖宗不足法；人言不足恤，乃萬世罪人」，詔其從

之經：「禮。是時嵩之獨相，竟不之爭，還則不能不歸罪於他嗎？這自然是他之罪，他惟有臨乎先君之上，尙能不掣其肘一端可取。而入相後，則因先君不在左右，是以鮮有足述。他爲史賊彌遠之姪，史賊是最崇拜道學的，他受其耳濡目染久矣。且本是個「中人」，而非超世之傑，如何能够自拔於汙泥之中呢？」

婦：

程朱之不足稱，姑置勿論。若荆公以超世之傑，而蒙不湔之詬，皆自託於道學之徒造成之。譬如國史稿載：「會鞏攜安石文，示歐陽修，修爲之延譽，擢進士上第」。又稱：「安石初未知名，以韓呂二族爲巨室，欲藉以取重，乃深與韓絳，絳弟維及呂公著三人交，三人更稱揚之，名始盛」。按鞏向修稱荆公之賢，是在慶歷六年。而荆公之成進士，却在其先二年。則其登第，非藉揄揚之力明矣。又陳襄在皇祐間，已稱公「文辭政事，著聞於時」。修亦言：「其學問文章，知名當世」。而韓維則文彥博以之與公同薦；呂公著呢？又修以之與公同薦者，那末韓呂足以重公嗎？公亦豈藉韓呂爲重嗎？

之經：

照這樣說來，國史稿荆公本傳，是開口便誣的。則其全傳所以誣公者，其不足採信，顯無待言。按自皇祐迄熙寧二十年間，公名滿天下，若范文正韓魏公富韓公魯公（公亮）皆爲之延譽。故陸象山（九淵）有：「一時鉅公名賢，爲之左次。公之得此，豈偶然哉？」之語。乃本傳並文歐二人之薦刻而沒之，一若有損其知人之明者。其作僞之罪，真不可勝誅！

婦：

荆公初見神宗，帝問：「爲治何先？」公對：「擇術爲先」。帝言：「那末，要學唐太宗嗎？」公言：「陛下當法堯舜，何僅要學太宗」？太宗功烈如彼其盛，荆公尙勸其主；薄而不爲，我初竊以爲過。繼而思之，太宗北擒頡利，南平天竺。（王玄策所平之天竺，卽今印度也。）於是四夷咸服，共尊爲「天可汗」，並從西北自塞一大路，直通長安。名曰「參天可汗路」。其貞觀之治，荆公亦稱之曰：「天下幾至刑措，中國安寧，蠻夷順服，其盛爲三王以來所未有」。然身一死，其業便幾毀於武氏。荆公則不然，只以其「以射爲人人所必學」一端看，果從其策，師其意，而日新月異地精益求精，永久不懈。則中國之聲威

，雖歷千百世猶盛了，豈有亡國之患，如今日這樣的惶惶不安嗎？

之經：

程朱之徒，以公會偶稱及揚雄及馮道爲公罪。然韓愈曾以雄與荀子並稱。而莽之立，乃欲藉其位以行其志，初非以天下自私。則「美新」之文，卽雄所作，亦何足爲病？道誠無恥，然比桑維翰引狼入室，禍首不同。猶張邦昌視劉豫爲賢也。公以道雖可鄙賤，而較之倚敵勢以殘民的，不無有間。卽論罪亦不宜與桑賊同科，其言只此而已。乃魏泰范冲輩，硬誣其曾以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爲比。只看公以前世忠義之節，足以垂訓的，編成專書，以教武學之士。則公之不以道爲賢，可以斷言。而若輩所增以伊尹爲喻之妄言，也不攻自破了。

婦：

尤其揚子，好學樂道，而有卓識。漢哀帝時，匈奴單于求朝，公卿以惜費，乞勿許。他疏諫道：「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，役無罪之人，快心於狼望之北哉？蓋以不一勞者不久逸；不暫費者不永寧。是以寧傾百萬之師；罄府庫之財而不悔，今百年勞之，而一日失之。費十矣，而愛其一可乎？」於是始許之。單于及烏孫「大昆彌」「烏孫王號」皆來朝，執臣禮甚恭。時西域凡五十國，佩漢印綬者，凡三百七十六人。這樣光榮的奇蹟，不是漢武遺烈的所賜嗎？歷數鼎鼎大名的漢唐宋羣儒，誰有揚子這樣「知以國族爲重」的眼光呢？

之經：

他於成帝世，卽爲郎，與王莽同列。及莽至三公，他則歷三朝，而不徙官，其恬於榮利可知。其後莽廢漢自立，他雖以耆老，轉爲大夫，顧未嘗與政，只校書天祿閣，要「以文載道」，傳於後世而已。試問晉齊助纂之賈充褚淵輩，是這樣嗎？

婦：

但朱熹卻惡之，其紫陽綱目，於其自投於地也。書曰：「莽大夫揚雄怎樣怎樣」，不知他既以國族爲重，自視漢新之易主輕了。與馮道之無恥，截然不同呀！

之經：

康王戮岳而降金；與劉豫殺關勝而降之，曾何以異？劉豫既是僞朝，那末降金之後之宋，獨非僞朝嗎？使熹志在復讎，而忍恥仕宋，尙有說。乃於構檜戮岳降金之後，君臣魚水之時，竟出而應舉做官，

「後又高臥以其所謂『道』者自娛。使我秉史筆，於其進退也，也要大書特書曰：『金陪臣朱熹，怎樣怎樣了』。」

婦：

中國的史家，是專以成敗論人的。使秦不因欲以利民者；反以擾民而遽滅，則史必尊之如炎胤之徒了。又前史記王叔文事，也純爲曲筆，他乃以忠智，結主知於潛邸者，其出也何嘗不正？況一當權，立罷悍戾之京尹李實，及進奉宮市，五坊小兒等諸暴政。並追久竄的陸宣公陽城還京師。夫宣公在唐，猶忠定之在宋也，有人詠以詩道：

「徵始屢會迷所事，『泌容張李譖齊王。』倅賢堪仗清河朔，『倅劣偏扶襲漢皇！』爭及宣公陳奏疏？能將讜論析興亡。丁寧暢達詞何切，肯計批鱗竄遠荒？」

之經：

不幸二公皆未聞追詔卒，不然，宣公必復相，陽公也必復居臺諫了。誠如是，叔文果爲功，抑爲罪呢？乃史於他，每一言動，務加醜詆，一如宋人之於荆公，其所親如呂溫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類皆一時之選，而起杜祐領度支，尤足以見其推重耆碩。及立太子（即憲宗），縱會誦杜甫題諸葛詞堂詩，正足以覘其志在匡輔；乃也加以譏笑！況其敗也，尤徒以「謀削奄豎兵權」故，故謂其資淺望輕，志銳才疏則可，斥爲小人，其誰能信？

婦：

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主死，（僭號太宗）其后稱制，十二月遣使來議和。乃至淮上，我守將竟逼其降，他不屈，遂囚之，嵩之亦置不問。足見其前，他能偶有樹立，是專靠著公公匡輔之力，所以他一離公公，便判若兩人。

之經：

敵雖會再度攻破成都，但終引去。及其將塔海又率兵來犯，制置使陳隆之堅守彌旬。劣將田世顯竟潛送款於敵，乘夜開門，敵兵突入，降之舉家死之。惟隆之自己，被執至漢州，命勸守臣王夔降。隆之却大呼道：「大丈夫死耳！勿降也」。遂見殺。漢州城破，亦爲敵兵所屠。

婦：

淳祐二年，犯瀘州。公公以一軍屯江陵及郢州，一軍屯沙市，一軍自江陵出襄陽，與諸軍合，一軍

屯涪州。且下令「出戍諸將，不得擅棄寸土」。權開州梁棟以「乏糧」爲詞退還，公公立斬以徇，由是諸將稟命惟謹。公公先已進封漢東郡侯，至是進爲公。

之經：

先君上疏道：「沅之險，不如辰。而靖之險，則更不如沅，故謀靖之守禦最急。江防上自壽昌，互二千里。自公安至峽州，灘磧凡十餘處。隆冬水涸，節節當防。陸抗有言：「荊州，國之藩表，如其有失，當傾國爭之。非增兵八萬，併力備禦，雖韓白復生，無所展巧」。今日事勢，大略相似，幸亟圖之」。

婦：

二年秋敵兵渡淮，入揚淦和諸州，進破通州屠之。使朝中以「都督軍馬」之名給公公，則公公必能統籌全局，何致腹心要害之地，容胡馬這樣深入，而莫能制呢？

之經：

二年春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，他入對曾說：「方今每指卽戎之士爲驍人。斥與噲伍，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。勿令偏重」。及入蜀，兼知重慶府。時蜀殘破，所存州郡無幾，他遴選守宰，大革弊政。士至者隨材任使，而於各要塞因險設防，倚山爲壘。棋布星列，如臂使指。屯兵聚糧，爲必守計。民始安之。

婦：

我聞播州冉璉及弟璞，皆有文武材，玠待以上客。他倆屏人告玠曰：「蜀口形勝之地，莫若釣魚山，如徙合州城於此，而任得其人，積粟以守，賢於十萬師」。玠從之，於是蜀始可守。是這樣嗎？

之經：

是的！四年九月史嵩之丁父憂，詔起復。道學之徒怨他的，以有這好題目可乘，羣起而攻。又嘆太學生及武學生上書切諫。其實此時國已垂亡，豈當猶拘常禮？況若輩徒與嵩之有怨，因藉以爲詞罷了。果真爲「綱常名教」嗎？果爲「綱常名教」，則史賊「易君烝后」，其罪不萬倍於嵩之嗎？何以若輩皆噤不敢聲呢？我讀史最厭惡若輩這種舉動，不幸讀本朝史稿，竟屢見而不一見。

婦：

今上是毫無把握的庸主，見攻嵩之的人這樣多，遂令其終喪，於是朝中凡嵩之之所厚，也悉爲所逐，以范鍾杜範爲左右相。號爲賢者的杜範，第乞早定「國本」，以安人心。以此時利害言，惟謀如何制敵？始得謂之「國本」大計。然宋儒所謂「國本」，皆指「冊立太子」而言，迂陋如是，其果賢嗎？嵩之之誠

不足有爲，但若輩既得志，何以也一籌莫展呢？

之經：

時以先君，兼知江陵府，先君登城歎道：「此城今無險可憑，敵一搖鞭，卽至城外。非急修守備不可。」乃修復內隘十有一，別作十隘於外，有距城數十里者。又障沮漳水而東之，俾遠城北入於漢，且隨其高下，爲置以資蓄泄，三百里間，渺然巨浸。土木之工，百七十萬。以撫之有方，民不知役。

婦：

時環伯亦帥武昌，兄弟同處一路，在本朝尙爲創例。敵窺廣西，公公移書執政道：「大理至邕數千里，當擇人分布數郡，使之分治。勦關屯兵，而儲糧積芻於沿河之地。度其險要形勢，隨宜措置。則聲勢既張，國威自振。」朝廷不能用。公公又諜知敵將犯荆淮，急報於朝。而兩淮初不知也，後果一如其所報。敵將率軍犯江陵，公公遣楊全伏兵荆門迎戰破走之。

之經：

先君禮賢愛士，遐邇來歸的很多。因上疏道：「襄蜀蕩析，蜀士聚於公安；襄士聚於鄆渚。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，以落入田廬隸之，使各有所教養。」又欲招舊「鎮北軍」壯士北去者還，朝議不許。時杜範卒，當之去，而朝中兩黨仍相攻訐不已，置國事於腦後。先君所能致力者，只限於一隅，莫裨全局。憂憤成疾，自知不起。數道：「三十年收拾中原的宿志，今不克伸了！」病遂革，乞休致，授檢校少師，寧武軍節度使致仕。終於江陵府治，時淳祐六年九月戊午也。

婦：

聽說是月朔，大星隕於境內，聲如雷。薨之夕，大風發屋折木。訃至，賻銀絹千匹兩，累贈太師，追封吉國公，謚曰：「忠襄」。

之經：

今上勅建專祠，親賜額曰：「威愛」。先君體國愛民之念，可貴金石。在軍與參佐部曲論事，言人人異，先君徐以片語折衷，衆志皆愜。謁士遊客，老校退卒來者，壹以至誠撫接。名位雖重，惟建旗鼓。然臨戎則凜不可犯，無敢涕唾者。退則掃地焚香，隱几危坐。而治身尤嚴，遠貨色，絕滋味，蕭然如布衣，這得謂非岳忠武之重見嗎？所惜不以將相之任，寄其一身。使其身兼將相，舉國險要之區，一定都要照江陵那樣地備禦不遑了，則蒙古雖強，豈能飛越嗎？

婦：

公公薨，有人詠以詩道：

岳韓往矣劉吳謝，天下安危繫此人！淮蔡先登分虜骨，荆襄直掃掃胡塵。屯田軍振宿儲足，建屋民蒙廣庇仁。卅載中原收拾志，可憐無主未曾伸。

之經：

這雖歪詩，但先君的事蹟才略，幾全括於五十六字之中了！先君薨前兩月，蒙古故主長子貴山（清改庫裕克）立，而朝政猶出於前稱制的太后，后治國無狀，人心不附。使先君獲享遐齡，而又以兼將相，則國事是猶可爲的。今萬事皆休，國亡定了！（幕落）

（三）重斥昏佞。

地點：依舊。

時間：續前。

劇中人：如前。

婦：

我見有一詞，是題逆構賜岳忠武手勅的。其詞道：

拂拭殘碑，「勅飛」字依稀堪讀。慨當初倚飛何重？後來何酷？果是功成身合死；可憐事去言難贖。最無辜堪恨更堪悲，風波獄。豈不念中原蹙？豈不念徽欽辱？徽欽果返，此身何屬？千載休談南渡錯，當時自怕中原復。區區一檜亦何能？逢其欲！

之經：

我素以檜爲賣國逢君，不謂有人與我所見，完全暗合，真堪浮一大白！忠武有小重山詞云：昨夜寒蛩不住鳴，驚回千里夢已三更，獨自遶階行，人悄悄，簾外月籠明。白首爲功名，舊山松竹老阻歸程，欲將心事付瑤琴，知音少，弦斷有誰聽？

讀其末句：「知音少，弦斷有誰聽」？非致慨於其寤寐以求之北伐，爲構所忌嗎？讀之，真堪爲乾坤

一哭！

婦：

公公薨，上竟以賈貴妃弟似道爲京湖制置使，繼鎮荆襄。他是涉之不肖子，素無賴，以此重任寄之

國不亡於其手嗎？且又起鄭清之復相，趙葵則爲樞密使。還嫌以道之位不崇，去年春又擢兩淮制置大使。鄭賊以昏耄再相，政歸妻子，賄賂公行。嬖寵擅權，臺諫結舌。而敵呢？則狼主貴山於我淳祐八年死後，〔僭號定宗〕其後稱制者三年，政也很亂。倘從公公之言，早修戰備，則至此十七八年了，乘而北伐，縱未必能空其國，而中原故地，可以光復，實不容疑。

之經：

敵自鐵木真後，所謂太宗定宗者皆中主，惟蒙哥忽必烈則英邁有爲；今年六月敵羣臣已擁立蒙哥〔是即所謂憲宗者〕，他即命弟忽必烈經略中原，今不止難圖，且無以遏其南犯了，唉！

婦：

上月鄭賊雖已死，而賈賊凶焰日張，國不亡於其手，豈可得嗎？北宋之亡，是始於蔡京；繼於王黼；而成於耿南仲的。南宋之亡，則始於彌遠；繼於清之；而成於似道無疑。南仲是欽宗的故宮僚，而似道則爲女寵之弟。微南仲則靖康羣小無從得志；微似道則今日羣小亦無從干政。然寵信南仲與似道者，則欽宗及今上也。欽宗已矣，今上之罪，其可道嗎？他名昀，我們以後呼他爲昏昀吧！

之經：

若論罪，則本朝之君，最可誅的是逆構。他的罪，實浮於桀紂，苟非道學之徒，誰肯尊其爲「高宗」呢？

婦：

逆構南奔，至龜山，其管御廚的賀進，猶索民間難得之物，贖以萬計。則其平居怎樣容縱？可以推知。他即位經年，士卒有犯，尙容以「剜眼剜心」諸酷刑加之。其所尊仰的爲宣仁高后，故王仲巖雖以降敵之罪，一稱述她，便復其官。構又曾謂吳武安使者道：「歸語爾帥，當自結主知，不可附託大臣」。蓋以玠乃張浚所薦，欲其背浚也，其鄙如此。

之經：

這樣鄙劣的獨夫，乃尙有人稱他什麼「識明強記，日誦千言，挽弓至一石五斗」，一若文武俱備也者。唉！說他知書，不過能上無恥的降表降書罷了。此外曾有一長，寓之於政，而足紀嗎？至能挽弓，也不過能殺戮激於義憤而冒已的衛士罷了，曾以一矢遺敵嗎？

婦：

當時爲其民的怎樣安享呢？盜賊蠡起，皆因科斂繁重，每至鷄犬一空，橫屍塞道。蓋其時一歲之間

，於常賦外，動輒要索五七次。又容暴戾之將如劉光世、張俊等，殘民以逞。敵未至，兵已先劫；敵去，又乘以肆掠。城市鄉村，搜索殆遍，平時則貪官劣吏交相誅求。才遺之民，不死於敵，亦死於兵；不死於兵，則必死於政。

之經：

姦如呂頤浩尚且上言：「官軍所至，爭取金帛之罪猶小；而劫掠婦女之禍甚大。」乃猶容劉光世、張俊之徒縱暴不已。鄧州之失，敵四面縱火，驅民入砦，掠以爲奴。中原各地，皆置通事，高下輕重，悉出其手。舞文納賄，無惡不爲。有僧訟富民遺錢數萬，通事受賄，詭言：「天旱不雨，僧欲焚身動天」。僧無由自明，竟被焚死。

婦：

敵將旣屠明州，報兀朮道：「搜山檢海已畢」。兀朮命如揚州例，遂焚其城。惟東南角僻處之民，偶有存者，浮木渡江，生死相半。不幸遇敵，悉爲所殺。人跡不到之深山窮谷，亦爲搜剔無遺。其入臨安，則劣將陸漸降欲邀功，勸其括金帛而後焚之。後此賊奔還，始伏誅，可謂「天網恢恢，疎而不漏」了！敵之陷濮州，城中無少長，皆爲所殺。維揚之失，則以不置斥堠，致敵奄至而不知。這民劉黑廬起兵蔚州，敵因要捕他，殘及數縣，粘罕在祁州建帥府，凡民當遷的，只許帶箱篋，錢穀器用，則不准攜去，順民其可爲嗎？

之經：

婦：

昏估在燕京上粘罕書云：「若欲享歲幣玉帛，估當馳書諭嗣子（謂逆構）以大計，使子子孫孫，永奉職貢」。這不是爲構求做「兒皇帝」嗎？乃陋儒猶以此書，經、檜加以潤色，「心存趙氏」。試問敵即以爲「兒皇帝」果榮嗎？抑辱呢？檜歸即主和，且乞獨致書於撻辣。及後聞粘罕死，又大言：「勢必有變」，已而撻辣叛謀果露。則其叛志，他必已早知之，以撻辣敗，欲南奔看，其互相勾結之跡，更顯然了。況撻辣死，敵之所求，便多不從，則檜自居其家時，即與有所期約，尤有徵信了。惟有人說「檜之還，其妻懼不得與其同歸，乃佯與之爭。撻辣之妻爲其所愚，反爲之請，因得同行」。有其事嗎？

之經：

此爲檜妄自造之詞，以欺愚人的。致檜同被執的，有宰相何鼎、執政陳過庭、張叔夜、孫傅，兵部侍郎司